

喀什市文史资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喀什市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王时样

编辑：夏维荣

封面设计：王世林

编辑：《喀什市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印刷：喀什日报社印刷厂

字数：8.7万

内部发行

工本费：1.3元

日期：一九八八年九月

目 录

喀什市历史文化发展概述·····	王时祥 (1)
抗日战争时期在喀什工作的共产党员 (续) ·····	
·····	张源生 (39)
踏遍戈壁为人民 记李云扬在巴楚·····	张宇子 (65)
横戈大漠上昆仑·····	
·····	白纯史供稿 谢海啸整理 (69)
解放前的喀什海关·····	
·····	宣俊荣口述一江整理 (93)
沧桑话新疆——漫谈和平起义·····	刘忠清 (98)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史略·····	杨文森 (109)
尼亚佐夫自传·····	夏维荣整理 (116)
喀什纪事二则·····	马树康 (120)
三十年代的喀什匪患·····	李 林 (126)

喀什市历史文化发展概述

王时样

喀什，即喀什噶尔之简称，1952年5月批准建市，是喀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的中心；1984年初被列为国家乙级开放城市，1986年12月8日又被宣布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角的喀什市，是中国最西端的一坐边城，东望塔里木盆地，西倚帕米尔高原，如同“喀什噶尔”之称的本来含义——“玉石般的地方”，她就象是嵌在雪山与瀚海之间一颗碧绿晶莹的玉石。在克孜勒河与吐曼河的环抱中，这座面积10平方公里的西陲花园城市，高踞于96.3平方公里的绿洲之间，自古就以“风雨顺序，气候和畅”、“稼穡殷盛，花果繁茂”（玄奘《大唐西域记》）而著称。全市地形北高南低，市区中心海拔1285米，地势高敞，景色优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四季分明，夏长冬短，夏不甚热，冬无酷寒，是理想的旅游胜地。截至1987年底统计全市共有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其中维吾尔族占74.87%，汉族占25.14%，另外还有回、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十七个民族的儿女亲如一家，共同肩负着开发建设喀什的光荣使命。

喀什市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已2100余年，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心地带，在古代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段南北中诸道在西端的总汇之点；当我国明代海运大开之前，即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长达二千

年的漫长岁月里，这里既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和枢纽，又是欧亚两大陆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堪称是我国新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和门户之地，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亚于今日世界上许多著名商埠。经济的繁荣又大大促进了这里各种古代文明的发展，所以自我国西汉直至清初，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域历代最著名地方性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宗教的中心，在天山南北乃至中亚地区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维吾尔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宗教、各类建筑的发展史甚至维吾尔民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事物方面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此，中外人士一致公认“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并非虚语；而喀什市在全国382个城市中被列为6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就绝非偶然。为了重振丝绸之路，在世界经济腾飞的形势下再度打开中国与中、西亚经济文化交往的窗口，“丝路明珠”喀什市也已做好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逐步开展了对内对外的经济文化往来，为了喀什市更为了中国，将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把握现状，预测未来，奠基于对历史发展的透彻了解，这份资料将为大家提供喀什市沿革、城池变迁、居民演化及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尽管这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轮廓。下面，试就历史年代顺序逐次叙述。因占有资料与研究水平所限，多有不妥，敬请识者指正。

喀什噶尔的原始居民与文化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喀什一带就已进入以细石器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这已为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所证实：1956

年在喀什市北塔希毛拉修公路时，从地下两米半深的卵石层中发现一件尖底灰陶小罐，与陕西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罐虽形状略异，但小口、厚唇、细颈、尖底都是相同的。60年代初，在市东北28公里处的汗诺依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两件红陶制成的纺轮，一件状如小饼，另一件形似小桃，中心部位都有安装纺锤的小孔，经专家鉴定，亦为新石器时代遗物。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大批发现是在1972年7月，于喀什市西南50多公里处的乌帕尔一带，考古工作者连续发掘了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库鲁克塔拉与德沃洛克四处古文化遗址，从这四个地域毗连的遗址中出土了大批较大型的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中石刀、石镰所占比例甚高，制作相当精致。石刀为无孔半月形，石镰均呈弧背凹刃，与河南殷墟所见石镰形制酷似；其他如石斧、石杵磨盘、石纺轮、石球等以及陶器中的罐、钵、盆、瓮、杯等均有所见。1978年，在今喀什市内地区二运司院内施工时，又发现三件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两件为石斧、一件形同用钝了的砍土馒，在市区本土发现的这几件文物，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喀什以至今新疆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址，同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东北北部等省区同一类遗址在地域上是连成一片的，类型也是一致的。这表明大约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了原始人类，而且这些原始人群与黄河流域存在着某种渊源联系。至今为止尚未在新疆发现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由此也更证明了这里的古人类是从东边迁移过来的。从我国内地西迁的这些原始部族，主要是先秦时代活动于今陕甘宁青一带的“诸羌之族”，此后又有一小部分原居住在天山以北至河西走廊的塞种人（中国史籍称其为“允姓之戎”，西

方史籍称其为“萨迦”或“塞克”人）越过喀什西北部的铁列克山口来此定居，共同成为这块绿洲上最早的原始居民。

我国西周穆王姬满（公元前976—922年）西巡时到过西域，“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穆天子传》）。在古籍《山海经》中也记载道：“西海（古罗布泊）之南，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里提到的“赤水”，即今日流经喀什市南部的克孜勒河，因河水饱含褐红色泥沙得名。自魏晋至唐代的汉文史籍均记作赤水，突厥人入主西域后即称克孜勒河，其义仍为赤水；元明时期的察合台蒙语称之为“乌兰乌苏河”，仍是赤水之意。据此可证，远在距今三千年时，中原周人的足迹就已到过今日的喀什。此时，当地人已开始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副并兼营渔猎的定居生活了。

先秦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曾经称霸西戎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公元前659—620年），其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今日的喀什，而这时欧亚大陆间的丝绸贸易也已经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发，喀什古城已初具端倪或至少完成了城廓形成的准备阶段。公元前329—328年间，古希腊马其顿王朝的亚历山大大王率军东侵，其前锋兵力已达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古喀什城堡。十一世纪喀什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中也提到喀什噶尔城初建于公元前四世纪。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疏勒国

约公元前128年，通西域的西汉使者张骞自大月氏（今苏

联费尔干纳盆地）返国途经此地，这里已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疏勒国首府——疏勒城。据《汉书·疏勒传》记载，疏勒国有居民1510户18647人，军队2000人，而且也有了以王、侯、都尉、将军、骑君、译长为标志的一整套政权机构组织，在公元前二世纪，这里早已步入了较先进的有阶级社会。

在地理交通方面，疏勒东接玉门、敦煌，西达月氏、大宛（今苏联哈萨克斯坦），北连乌孙、康居（哈萨克斯坦地），南通罽宾（克什米尔）、印度，对这种四通八达之势，张骞曾敏锐指出：“（疏勒）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引文同上）。在地势上，疏勒西倚葱岭（帕米尔），东对瀚海。西去的商队，饱尝了沿途风沙到此地后，前面将有嵯峨险峻的葱岭等着他们去攀越；东往的贾客，从海拔四、五千公尺的葱岭间活着下来，在这片绿洲上稍定惊魂而后鼓勇再行也大有必要。对于艰难跋涉辗转于丝绸之路任何方向的使节、商旅，疏勒城都要算是再理想不过的集结休整之地，同时有许多货物在此就可以倒手集散，互通有无，再各取所需购进货物后，便可就此掉头回返。因此，无论是两汉时代的南、北二道还是魏晋之后的南、北、中三道，都不约而同地以疏勒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在西端的总汇之点。当张骞抵达此地时，由于丝路贸易的推动而形成的商贸活动的高度集中，疏勒城居然同中原城市一样，也有象样的街道和商肆店铺，使这里成为天山南北第一座“有市列”（同上）的国际性商业化城市。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政府以郑吉为西域都护，首次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自此，疏勒国开始在政治上隶属我国古代的中央政权，从而结束了匈奴僮仆都尉对这里的辖制。

西汉末年至王莽执政时期，匈奴势力再度控制了西域，丝绸之路完全堵绝。东汉初年，又开始了驱逐匈奴收复西域并从而打通丝路的大业。由于疏勒是丝路的咽喉命脉，又是控制南北二道的军政要地与抵御中亚入侵势力的屏障，加以本地又有相当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于是在公元74年春，东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班超（公元32—102年）奉命率36勇士深入虎穴，生擒了匈奴派驻疏勒的傀儡国王，兵不血刃拿下了疏勒国都，一举安定了疏勒，使封闭65年之久的丝路南道再度开放。从这一年至公元91年的17年间，班超一直以疏勒为打击匈奴的根据地与联络西域各地的大本营，先后与来自内部的疏勒叛乱贵族与外部的莎车、龟兹（今库车）、大月氏、焉耆、姑墨（今阿克苏）等匈奴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征战，为东汉收复安定了整个西域，使“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后汉书·班超传》）。公元91年冬，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迁驻龟兹时，为稳固胜局，临行之际他还特派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西域长史徐干长驻疏勒，以示对这个老根据地的高度重视。

自西汉以来，疏勒就是塔里木盆地第一大绿洲，“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即中原）同”（《汉书·西域传》），物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还能“出口”输送给邻近其他小国。到东汉时期，经济上则更有长足进展，班超曾盛赞此地“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后汉书·班超传》），人口也已发展到2100户10余万人，军队竟多达3万人。除此之外，每日过往此地的大批客商和常年侨居的外地人，也会使本地人口激增，物产和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以上原因，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疏勒国势极强，全

盛时期，邻近诸如莎车等十二国全都并入疏勒国，甚至还远到东边的张掖、酒泉一带进行军事活动，堪称西域一方霸主。公元127年，东汉政府封疏勒王臣盘为汉大都尉之衔。五年后，臣盘奉东汉军令发兵二万征讨背汉自立的于阗（今和田）国，取得胜利。公元169年后，疏勒国自恃国大兵强不服东汉辖制，东汉政府征集西域各国兵马三万人征讨疏勒40余日，未能获胜。此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后汉书·疏勒传》）。

三国时期，自公元222年之后，曹魏政权在西域设西域长史，对疏勒等国采取怀柔和抚劳政策，并封疏勒王为“守魏侍中大都尉”，并发给曹魏印绶。

西晋时代（267—316年），疏勒国与内地的关系比三国时更为密切，不断遣使贡献名马与方物，还将王子送到晋朝京都做“侍子”，并接受晋朝对疏勒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的爵位与封号，形同关内的诸侯王。

东晋之后，324年张骏建立前凉政权；376年，前秦大将吕光征服西域；386年，吕光自立为后凉王；400年，原敦煌太守李皓又建立西凉；420年，大沮渠蒙逊灭西凉又建北凉政权；422年宋武帝又征服西域。尽管割据频起、政权更迭，面对混乱的局势，疏勒国一如既往依次与上述中原地方割据政权建立了密切联系，不仅在政治上保持隶属关系，经济文化交往也很频繁。

自北魏立国之后，疏勒国从435年开始直至512年，仅史书所载，就先后15次向北魏政权派出使者表示臣属，虽然其间自480年至563年疏勒国同时还被游牧于中亚地区的唃廝囉（白匈奴）人所征服役使，但心向中原维护统一之志始终未变。自魏

晋至南北朝，疏勒国人民在中原汉民族的传授影响下，引进了大批的铁制农具和较先进的耕作方法，物产极为丰富，“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锦绵”（《北史·疏勒传》）；纺织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当地出产的“疏勒锦”在西域以至内地都很有名气。

西汉时期，疏勒国都为疏勒城，即今喀什市之前身，其方位面积均不可考。至东汉时，疏勒国的首府改为盘橐城，可能是疏勒城的别名。盘橐城旧址即今喀什市东南郊的艾斯克萨古城，此城因东汉班超长期驻守征战而留名后世。从南北朝到隋代，汉文史籍对疏勒国都城的描述均为“都城方五里”，虽方位不明，但周长面积却是准确的。

在这一时期，此地居民基本保持诸羌之族与塞种后裔的混合结构，有一个明显特征从魏晋至隋代的汉文史籍都加以引用，即“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皆不育”。据考证，这其实还是古代羌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两汉时，本地居民体形外貌与中原人相差不大，但南北朝以后，“自高昌（今吐鲁番）以西诸国人皆深目高鼻”（《北史·西域传》），说明高昌之西的疏勒居民在外貌上已有了“深目高鼻”的新特征，显然已开始混入印欧人种血统。继羌与塞种之后，流动往来于此地的还有大月氏、匈奴、汉和暎哒人，但数量最多的还要数粟特人，这是生活在中亚两河流域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以长于经商而闻名于世，一直到十一世纪，喀什噶尔城附近还有大批的粟特人村落。

两汉以来，疏勒国在文化方面最显著的事件就是佛教的传入。印度的佛教自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就已开始传入疏勒。路线有二条：一是自印度西北部起，出瓦罕山（在今阿富汗）越葱

岭而达；二是自印度本土出发，绕道大月氏东向传入。因佛教经典最初只靠佛教徒相互间以口头传授，而且大多以零星佛教徒个人在民间活动为主要形式，因此直至班超在疏勒活动时期还未能在当地普及。公元120年后，曾在大月氏贵霜王朝潜心学习佛教经典的疏勒王族臣盘回国执政后，就开始在国内大力推广佛教，并把原先流传于民间的佛教升格为国教。在臣盘的倡导下，疏勒国广修寺庙佛殿，并开凿了不少佛教壁画洞窟。保留至今的有喀什市北部的三仙洞佛窟遗址，“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西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一处洞窟”（《中国名胜辞典》1107页）。此后数百年间，疏勒佛教日臻昌隆，与于阗、龟兹、高昌并列为西域的四大佛教文化中心。自中原西行的著名高僧道安、智猛和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以及印度佛学翻译家达摩笈多等人都在疏勒瞻拜佛迹、传经讲法。北魏时期约465年，疏勒王还曾给北魏高宗进献过一件长二丈多的“释迦牟尼佛袈裟”，震动了朝野。公元五世纪末，疏勒国僧僧昙摩难提曾长期留在内地传经说法，对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起过积极作用。

隋唐时期——疏勒都督府

公元563—567年间，我国的西突厥部族进据西域，取代了哒哒人在此地的统治，疏勒等国不得以归属西突厥。鉴于疏勒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突厥贵族以可汗之女与疏勒王联姻，却又同时派驻官员对疏勒国严密控制。隋朝立国后，疏勒国于615年遣使朝贡，希望能回归中央政权，但三年后隋朝就被农民起义推翻。

唐王朝随之兴起。635与639年，疏勒国两次遣使入唐拜见太宗李世民，迫切希望唐制服突厥，使西域早日回到中央政权管辖之下，曾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说：“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然彼（指疏勒国）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弼”（《新唐书·疏勒传》）。第二年即640年，唐军进兵西域，在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648年，疏勒被列为安西都护府所辖的四镇之一；675年，正式设立疏勒都督府，由疏勒王任大都督，以后历届均由王族世袭，代中央政府在疏勒行使行政治理、处理各种民事刑事案件；收取租赋和过往商税，用以维持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后勤所需，并协助驻军从事征战。

疏勒都督府地域相当于今日克州与喀什地区，当时下辖十五个州，为安西四大都督府中辖州最多者。各州都有刺史、司马等各种名号的行政官员，一般都由疏勒人自行担任。唐玄宗时奉旨设孔目司，负责征收过往客商的商业过境税，以维持地方军政开支，同时在当地大力推行唐朝货币。当时在疏勒还实行过军垦屯田制，曾垦军田七屯，每屯以50顷计，数量亦不在少，驻军在屯田时，也畜牧牛羊和从事其他一些副业。

与疏勒都督府并行军事任务的机构，有疏勒军，设军使与副使，由中央直接委派，往往兼安西副都护，全军人员达万人以上，主要由内地汉兵与西域各少数民族士兵征集。其次是疏勒镇兵，设镇守使，由安西都护府任命调配，士兵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在安西都护府设立的150年（640—790）间，疏勒军与疏勒镇兵曾立过赫赫战功。

公元722年，吐蕃大军迁回到昆仑山以南，企图攻占小勃律国（今巴基斯坦东，当时唐朝的绥远军驻地），而后挥兵

北上进犯安西四镇。疏勒军副使张思礼奉命率本部四千士兵与小勃律军左右夹攻，获空前大捷，以致“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册府元龟》），有力保障了唐朝和中亚各国之间的丝路交通，使疏勒都督府威名大振，因能“捍彼边陲，归我声教”（同上），728年唐朝遣使正式册封其大都督裴安定为疏勒王。739年秋，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眷奉安西都护令，统率本镇精兵直捣怛逻斯（今苏联塔拉斯城），平息了西突厥在中亚的重大叛乱，使先前被大食（阿拉伯）和西突厥裹胁的中亚诸国纷纷前来归附。747年，疏勒镇大将赵崇琰在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统率下再度越葱岭进击与吐蕃勾结的小勃律国，进行了一场威震中外的“坦驹岭（今巴基斯坦北端达尔科特山口）大战”，击溃吐蕃叛军，生擒了小勃律王，使“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惧降附”（同上），在唐朝安史之乱前，有力地维护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上的统一。为此，753年疏勒首领兼耀建州司马裴国良去长安朝见时，唐玄宗特地赐他紫袍、金鱼并授予折冲都尉头衔。

784年，由于吐蕃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攻势，唐王朝命令安西、北庭二都护府撤回内地。但直到788年，唐朝内地僧人悟空自印度返回途经疏勒时，还见到疏勒王兼大都督裴冷冷与疏勒镇守使鲁阳在此竭尽全力艰难镇守，直到790年西域完全失陷。在安史之乱后35年，又值西域局势已近穷途末路之际，疏勒都督府军民依然矢忠唐朝，实属难能可贵！

自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突厥部族潮水般地涌入，疏勒与西域各地的羌、塞、粟特人混合的血统外，又加入了突厥族的新成分。从容貌方面的“深目高鼻”后又有了“文身绿睛”（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新特征。“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

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同上）。由于这些民族的共同开发，这一带“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细毡褐，工织细毡”（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居民成分的演变，在这一阶段内，地名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原地名疏勒，意为“有水之地”，因此地自古水草肥美而得名，其语别至今尚属争论之题。公元四世纪之后，有人开始称此地为“渴石”（见《魏略》），公元644年唐玄奘到此地时则改记为“祛沙”，新、旧《唐书》中也认为这是疏勒国之别名，而且提到疏勒国“王治伽师城”。在佛教经典《孔雀王咒经》中记疏勒国时称之为“迦舍”。这些读音实则正是“喀什”一词的早期读法，至今还可以在今喀什市内找到遗音：今喀什市内最古老的一个居民区（现为四个街道办事处之一）从古至今一直被称为“恰斯”，便是明证。试看渴石—祛沙—迦舍—伽师—恰斯—喀什，这之间的内部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在“喀什”之后附加尾音“噶尔”则比较晚。八世纪后僧人慧超开始把此地记作“伽师祇离”（《往五天竺国传》），而疏勒籍的唐代长安高僧裴慧琳也把自己的故乡记作“伽师佉黎”（《一切经音义》）这些实际上就是今日“喀什噶尔”一词的最初叫法。据考证，“喀什”一词为突厥语的“玉石”之意，而词尾“噶尔”，则是古代塞种人语中的“地区”、“国家”之义（季羨林《大唐西域记校注》）。这反映了突厥语取代当地土著语过程中的一种融合现象，于是出现了这样用两种语言联合的地名—喀什噶尔，其意义一般释为“玉石般美好的地方”或“神圣之国。”

唐代，疏勒国之首府为伽师城，即今喀什市前身，并不是今伽师县驻地。伽师城同疏勒镇驻地应在同一个地方。《新唐

书·地理志》中记道：“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贡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据此，疏勒镇应在今喀什市东28公里处的汗诺依古城，当时的克孜勒河（即贡河）自西流入，将这座城环包在两条支流之间。汗诺依古城文化遗址相当庞大，整个遗址东西长十公里，南北宽六公里，面积约60平方公里，遗址中部有一座方形小城，占地9000平方米，四周有七公尺厚的土筑城墙，城西北角有雉楼一座，东南与西北方向各开五公尺宽的城门一道。小城应是疏勒王与都督府行使军政权力的中心，城周的古遗址是当时的工商业及繁华的居民区。至于疏勒军的士兵主要屯驻在此城以东的汉城里。

疏勒的佛教事业，在唐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以后开始逐渐衰落。公元644年唐玄奘记述此地佛教盛况时说：“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而当时以佛教文化著称的龟兹、于阗二地伽蓝（寺庙）各不过百余所，僧徒也仅各五千余人，佛教规模尚不及疏勒的一半。690年武则天向全国各地颁发《大云经》，并令诸州各置大云寺，疏勒都督府奉旨在本地费时十几年兴建了名扬西域的疏勒大云佛寺，遗迹即在前述汗诺依古城以北的古河道崖岸上，尚有二座塔台残存，今称莫热墩佛塔。自八世纪以后，因阿拉伯伊斯兰圣战大军东侵，兵锋波及疏勒，当地佛教受到冲击，景况遂日趋没落。727年，朝鲜族僧人慧超到西域考察后，记述龟兹、于阗还说那里“足寺足僧”，而记疏勒则只说“有寺有僧”（《往五天竺国传》）而已，比起八十余年前已是大不相同了。

蜚声中原的疏勒乐，自公元五世纪后就已传入内地，深受

内地人民的喜爱。据《隋书》载，疏勒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箏、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十二人。”到唐代，疏勒乐在内地的著名代表人物出了两个，一是贞观年间（629—949年）的唐朝宫廷乐师裴神符，他的重要功绩是废除传统的用拨片弹奏琵琶的技法，第一个发明用手指弹拨，对丰富和发展琵琶的演技具有重要意义，是古疏勒音乐家对祖国器乐艺术的一项贡献。裴神符还是一位作曲家，据《唐通典》载：“太宗贞观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悦之。”其中的《火凤》曲在中原地区经改编后广为盛兴。另外在唐贞元年间（785—805年），唐宫廷中又出一位疏勒籍的音乐家裴兴奴，在琵琶演奏方面极有名气。

疏勒籍的佛教学者裴慧琳，在文化学术方面为古喀什增添了光彩。裴慧琳（737—820年）自青年时到唐长安西明寺传经，为著名高僧，除本民族文化外，还精通汉文史籍与梵文佛典，曾费时25年用汉文编出一部长达100卷的《一切经音义》。此书不仅有许多佛教经典的注释，而且包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学知识，其中大量有关历史、地理、物产、民情及风俗等方面宝贵资料，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后人盛赞该书“精心结撰，无美不备”。这部作品在当时与后世对我国文化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还流传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许多通用汉文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古代喀什学者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残唐至宋代——喀拉汗王朝

喀拉汗王朝（840—1211年）时代，不仅是古代维吾尔族